

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第一三二種

印 尼 經 濟 史

J. S. Furnivall 著

周 憲 文 譯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印 尼 經 濟 史

原稱：**Netherlands India**

A Study of Plural Economy

J. S. Furnivall 著

周 憲 文 譯

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第一三二種

印尼經濟史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八月出版

原著者 J. S. Furnivall 著

翻譯者 周 憲 文

編印者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臺北市重慶南路

發行者 臺灣銀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

經售者 中華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

中央文物供應社
臺北市仁愛路

印刷者 臺灣銀行印刷所
臺北市青島東路

譯者贅言

近數年來，我出乎意外地連續翻譯了六部歐美經濟史；我想再譯一部世界經濟史，對此工作，告一結束；說實在的，年老眼花，我不僅想對經濟史的翻譯，告一結束，我對翻譯工作，根本已無興趣，祇是爲了生活，不得不勉強爲之。我所選擇的，是 Heinrich Cunow 的「世界經濟史」；這是一本古典名著；但是，據說：本書，思想有問題，不能出版。因此，我回頭注意東方的經濟史；首先是日本。日本在這方面的名著，我知道有幾本可以翻譯，但是，『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不收日文的翻譯；此路又是不通。最後我才找到 J. S. Furnivall 的 *Netherlands India, a Study of Plural Economy, 1839*。它是關於荷屬印尼三百年經濟、政治、文化史的權威；世有定評；我略稱印尼經濟史。不過，翻譯不是機械地拿外文譯成中文；這得譯者對於所譯的內容，平時注意，相當了解，始不致誤。說實在的，我對這一方面，向不注意，毫無了解；同時，它又多特殊的習慣與專門的用語；勉強譯來，艱苦異常；譯至中途，屢想停止；幸有多位朋友，不時給與指點與鼓勵，乃始完稿；錯誤必多。別人譯書，愈譯愈好；而我譯書，今不如昔；此亦「年歲不饒人」也；興趣亦爲一因。我想再譯一部經濟學史名著，不再做這工作了，想也不能再做這工作了。

「災梨禍棗」，罪過萬千！

周憲文於惜餘書室

序 文

對此非凡的著作，要我寫幾行序文，我大為高興。這是因為：這一著作，實在值得稱為非凡的書籍。

由本書卷末的參考書索引，也可知道：關於荷屬東印度的著作，最近30年間，由荷蘭或其他各國的著者們，不論是在數量上，或在種類上，已有極多的印行。在這些著作之內，有純科學的，有所謂通俗書，又有普遍存在於荷屬東印度各種事情的一般調查以及處理各種分野的特殊問題的。我雖看過大部份的這些著作，但是，沒有像通讀 Furnivall 先生這一著作時，那樣感到愉快，而且承認它的真正價值。我雖沒有時間更深注意檢討詳細的內容，但是，我的概括印象：著者對於在荷蘭統治權下持續三世紀餘的熱帶遠東地方，就其政治、社會及經濟的歷史及其發達，已經成功地以其令人驚奇的方法，簡單明瞭地推進論旨。

著者是一精通科學方法的科學家，這由這一著作的構成，可以充份知道。而且，對於沒有科學知識的讀者，本書全無其科學性質令人難以理解的地方。這一熱心的著者，在當地長期研究之後，而又長期從事殖民地的統治；他是有了充份的準備，着手這一工作。他在根據各處圖書館所能利用的文獻而完成其艱辛的研究之後，其所得的各種結果是：深覺應該喚起那些對別國殖民問題，具有興趣的人士，注意到這一遠東最古老的殖民地政府之一，以便其他的殖民地政府也許可以從荷蘭的失敗與成就，得到教訓。我對Furnivall先生的研究，認有最高的真正價值，可能是在其著作的每一頁充滿的「不偏性」(impartiality)。此即：他對因其曾在當地工作而熟知的統治制度及秩序的價值，評價高過別國（按：指荷蘭）的統治制度及秩序。在本書的任何一處，都無法看到：失敗於自然的與人類的誘惑。

我自己是以一生最重要的大部份，耗費在荷蘭的殖民地事業；又盡瘁於荷屬東印度及當地人民的繁榮；因此，我對 Furnivall 先生的研究，大為感激；同時，不僅對於英國的研究者，又對荷蘭的研究者，不憚熱情地推薦此著作，由此具有充份資格的別國研究者的客觀觀察，可以獲得巨大的利益。

De Graeff

1938年6月20日於 Hague

著者序文

本書的目的，是使荷屬東印度，特別與一複合社會的性格相關聯，而研究其經濟的及社會的發展。——此即：不同的社會秩序，同時並存；而且是存在於互相分離的同一政治結合之下的社會。這一研究，主要是：逐次記述歷史過程以及荷屬東印度一般政治與經濟的環境；乃就各時代，追究經濟發展的過程以及社會經濟的主要情況。

荷屬東印度的經濟，它的本身就有趣味，對研究 Burma 的人，趣味更為深刻。而且，我希望本書對於比較政治學，有所貢獻。像英國之有歐洲為其背景一樣，Burma 則有東方的菲律賓、南方以迄馬來群島的範圍以及包含泰國、安南的熱帶遠東地方為其背景。在此範圍以內，人種的性格與文化的歷史大體相同的許多人民，雖然具有不同的目的與傳統，但是具有文化的根本統一；同時，乃於各種的方法與不同的程度，已被置於歐洲各國的影響之下。Burma 雖為最近接觸到現代世界的熱帶國家，但在當地，歐洲人們指導政治、開發物質資源，似已認識對於人民福利的道德責任。此即：政治努力的中心課題，是在建設一種社會秩序；使所有的人們，都成現代的世界市民，充份認識他們的特權；它不僅要振興遍及共同社會一切部份的農業、工業、商業，調整資本與勞動、都市與農村以及工業與農業等的對立主張——在資本與勞動、都市與農村以及工業與農業等正在抗爭的利害之間所常存在的緊張，乃被沿着人種不同的線索所生的分裂而強化的情況之下——，而且要使共同社會的所有部份保持協調的關係，以共生存。本質相同的各種問題，全熱帶遠東地方，都在發生。而且，這些問題，如果祇就地方的問題，加以考察，那末，幾乎在任何地方，都無法找到：可以賢明解決的見解。但是，現在，許多的嘗試，與過去在同一範圍內其

他地方類似的嘗試，幾無關係；而欲予以地方性的解決。我曾長期確信：Burma 必須由研究其近隣而學習許多事情。而且，關於荷屬東印度，我的著作，使此信念，尤為加強。此即：我們主要學習被視為荷蘭已經成功的，同時，也得學習被視為已經失敗的。

但是，我在本書的說明之內，不想做更深入的研究；我雖承認少數在其他殖民地也可適用的事情存在，但是主張：大部份都是如此。我祇希望：研究者注意荷蘭在遠東統治值得重視的各種情況；而且，希望有助於暗示：關於當地，由更進一步的研究而可知道的事情。大體，荷蘭的研究者，也能暗示：由我們在 Burma 的業績與失策而可學得什麼？而且，因此，如果誰要研究 Burma，那末，他們相信：我可給與我在荷蘭與 Java 所得同樣有益的幫助。

像本書這樣的研究，大部份的價值，雖在如何使用文獻，但是，這有特別困難。對於英國的讀者，幾乎無法希望他們會有：關於荷屬東印度知識的一般基礎。於是，也許應當在每行都有詳細註解，而且舉出參照文字；不過，這些註解，對於大部份的讀者，可能是沒有用處的。這是因為：這些註解，除了少數例外，祇有在荷蘭的圖書館始可利用；它必須參考荷蘭語的著作。因此，我在各章各節，揭示一般的參考書，以助英國讀者的理解；至對精通的荷蘭讀者，祇就必需的直接引用文與引用句，詳細附註，以資補助，似已足夠。

這些附註，可能有助於：對荷屬東印度的研究者，提供豐富的參考資料這一巨大的目的；又，因此，定須有助於這一研究懇切指點的必要。關於此點，我對一向由各方面所給的多大好意，毋任感激。特別是：處理特殊主題的數篇小冊子，受益極多。而且，我對 Hague 與 Batavia 的權威者們，能有機會，再示謝忱，引以為喜。此即：我必須感謝：Cecile Rothe 博士及 Amsterdam 的殖民協會（Institut Koloniaal）（它奠下了我的研究基礎），特別是 G. W. Meyer Ranneft 博士。博士在不安的數年間，是荷屬東印

度評議會的副會長，儘管公務繁忙，不僅由其關於荷屬東印度的長期而廣汎的經驗，給我以援助，而且或爲我準備最有利的觀察時期，或爲我向私人推薦一些人；他們可以告訴我：關於這一社會的統治、社會生活以及經濟生活的各種方面。又，像 Sundanese 一紳士後來寫着：『問題之多，使他們沒有時間吃早飯』；即使在我提出這許多問題的時候，他們仍是款待我，給我便利；對於這些住在 Java 的寬大的歐洲人與土民、官吏與人民，我得一再道謝。又，我要特別感謝的，是 J. H. Boeke 博士及 Leiden 大學。在此，我得以成於荷蘭與東洋研究者們之手、關於東印度事情的幾乎壓倒性的豐富論文，與我個人的觀察相結合；而且，使我理解：不管眼前發生任何變化，荷屬東印度已經無法拭去 Leiden 的強烈影響。

又，該大學的 Boeke 博士、B. Schrieke 博士及 J. B. Krom 博士，曾就本書打字時的『準備性草稿』，加以親切地通讀；他們對於本書內所寫的事實與意見的發表，雖無任何責任，但是，他們曾經給我許多有價值的啓示，且由許多的危險，拯救了我；這些危險，在由外部研究別國的統治制度時，誰都往往容易遭遇到的；對此，我不得不表示感謝。

我在 D. J. Sloss 先生及 Rangoon 大學給我的恩情，樂於表示感謝；因爲前者鞭撻我，敢於從事這一研究，而且，通過外交部，爲了以我介紹給在荷蘭及在荷屬東印度的權威者們，而向 Burma 及印度政府奔走；後者對此『準備性的研究』（preliminary studies）（這也許是有用的，但恐幾乎是無益的），在出版方面，給我幫助。

最後，我對最近荷屬東印度總督 de Graeff 閣下，爲本書作序，且對本書給與懇切的讚美之詞，不得不表示深切的謝意。

1938年10月

J. S. Furnivall

行政區劃

(統計年鑑，1932年)

(面積單位，1,000平方公里)

Java 及 Madura

西部 Java 省 (Province of West Java)

理事州 (Residencies)

Bantam	7.9
Batavia	8.1
Buitenzorg	11.6
Priangan	13.6
Cheribon	5.6

中部 Java 省 (Province of Mid Java)

理事州

Pekalongan	5.6
Semarang	5.4
Japara-Kembang	6.0
Banyumas	6.4
Kedu	4.6

Jogyakarta [Jogya] 知事州 3.1

Surakarta [Solo] 知事州 6.0

東部 Java 省 (Province of East Java)

理事州

Surabaya	3.5
Bodyonegoro	6.8
Madiun	6.0
Kediri	7.0
Malang	5.2

Probolinggo	3.5
Bezuki	10.1
Madura	5.4
Java 及 Madura 總計	132.2
外領 (Outer Provinces)	
Sumatra	
Lampongs (理)	28.2
Palembang (理)	85.9
Jambi (理)	4.44
東海岸 (East Coast) (知)	93.5
Benkulen	25.8
西海岸 (West Coast) (理)	49.5
Tapanuli (理)	39.4
Achin (知)	55.5
Sumatran 群島	
Riouw (理)	32.3
Banka (理)	11.7
Billiton (副理)	4.8
Borneo	
西 (West) (理)	147.2
南部及東部 (South and East) (理)	386.6
Celebes	
Manado (理)	90.5
Celebes (知)	98.9
Moluccas (知)	498.4
小 Sunda 群島	
Timor (理)	63.5
Bali 及 Lombok	10.5

外領總計

1767.4

(知) 知事州 (Government)

(理) 理事州 (Residency)

(副理) 副理事州 (Assistant-Residency)

一般參考書目

下表所示各書，乃是爲了一般的參考。對於本書的各章及許多的節，則就各該主題，特別揭示關於適當書籍的簡短書目表。在有直接引用文*的書籍以外，涉及細目的參考書，通常不在此表掲載。

* 各章〔註〕的細目，其參考書，則予省略。完全的書名，請查卷末的參考書目索引。

Encyclopaedie van Nederlandsch-Indië • 7 vols. 1917~1935 (荷屬東印度百科辭典，7卷，1917~1935年)。

Angelino, Dr. A. D. A. de Kat. Colonial Policy, 2 vols. 1931 (Angelino博士，〔殖民政策〕2卷，1931年)。

Schrieke, Dr. B. The Effect of Western Influence on Native Civilizations in the Malay Archipelago. 1929。(Schrieke 博士，〔西洋對馬來群島土民文化的影響〕，1929年)。

Colijn, D. H. en Stibbe, D. G. Neerlands Indië. 2 vols. 1929 (Colijn 博士及 Stibbe，〔荷屬東印度〕2卷，1929年)。

Labberton, D. van Hinloopen, Handbook van Insulinde 1910 (Labberton，〔荷屬東印度便覽〕，1910年)。

Colenbrander, Dr. H. T. Koloniale Geschiedenis, 3 vols. 1925 (Colenbrander 博士，〔殖民史〕，1925年)。

Stapel, Dr. F. W. Geschiedenis van Nederlandsch-Indië, 1930 (Stapel 博士，〔荷印史〕，1930年)。

Gonggrijp, G. Schets eener Economische Geschiedenis van Nederlandsch-Indië, 1928。(Gonggrijp，〔荷印經濟史概觀〕，1928年)。

Engelbrecht, W. A. De Nederlandsch-Indische Wetboe-

ken (Engelbrecht, [荷印法律書])。

Kleintjes, Mr. P. Staats-Instellingen van Nederlandsch-Indië, 2 vols. 1929, also 1933)。(Kleintjes, [荷印行政組織] 2卷, 1929年及1933年)。

Vollenhoven, C. van. Het Adatrecht van Nederlandsch-Indië, 1906~1931。(Vollenhoven, [荷印的習慣], 1906~1931年)。

Jaarboek van Nederlandsch-Indië, 1916。[荷屬東印度年鑑], 1916年)。

Yearbook of the Netherlands East-Indies, 1920。[荷屬東印度年鑑], 1920年)。

Handbook of the Netherlands East-Indies, 1930。[荷屬東印度便覽], 1930年)。

Biographisch Woordenboek, 1856。[地理學辭典, 1856年]。

Nieuw Nederlandsch Biographisch Woordenboek, 1909。[新荷蘭地理學辭典, 1909年]。

定期出版物

Regeeringsalmanak, Official annual。(行政年鑑, 每年公刊)。

Indisch Verslag (formerly Koloniaal Verslag), Official annual) (荷印報告——前殖民地報告——每年公刊)。

Annual Report, Java Bank (年報, Java 銀行)。

Economic Bulletin of Netherlands India, Official fortnightly (荷屬東印度經濟公報, 雙週刊)。

Economisch Weekblad voor Nederlandsch-Indië, Official weekly。(荷屬東印度經濟週刊, 週刊公報)。

Koloniaal Tijdschrift (殖民地雜誌)。

Koloniale Studiën (殖民地研究)。

De Indische Gids (東印度指南)。

統 計

Statistisch Jaaroverzicht (formerly Jaarcijfers) (統計年鑑，——前，統計年指數)。

Statistiek v. d. Handel, From 1825 (商業統計，1825年以後)。

Volkstelling, 1930。(人口調查，1930年)。

Prices, Price Indexes and Exchange Rates, 1913~1926。(物價、物價指數及匯率，1913~1926年)。

Landbouw Exportgewassen。(輸出農產物)。

外國出版物

Vandenbosch, Amry, The Dutch East Indies (Michigan, 1933)。(Vandenbosch，〔荷屬東印度〕，Michigan, 1933年)。

Angoulvant, G. Les Indes Néerlandaises, 2 vols. 1926。(Angoulvant，〔荷屬印度〕2卷，1926年)。

Edmundson, G. History of Holland, 1922。(Edmundson, 〔荷蘭史〕，1922年)。

Manual of Netherlands India (Admiralty, 1918)。(荷印便覽，海軍部發行，1918年)。

Day, Clive, The Dutch in Java, 1904。(Cline, Day, 〔在Java的荷蘭人〕，1904年)。

Chailley-Bert, J. Java et ses Habitants, 1900。(Chailley-Bert, 〔Java與其居民〕，1900年)。

Money, J. W. B. Java, 2 vols. 1861. (Money, [Java]
2卷, 1961年)。